

萧红

深情至此，
懂我如你



夏丹 著

品味萧红与她的经典，
感受一个为了理想与爱勇敢前行的骄傲女人。

随书附赠
精美明信片

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决定
怎么爱、怎么活。这是我要的自由，我的
黄金时代。

—— 萧红

出版社

落红

深情至此，
懂我如你

夏丹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萧红：深情至此，懂我如你 / 夏丹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195-0043-6

I . ①萧… II . ①夏… III . ①萧红 (1911-1942) -
传记 IV .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9849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100081

发行热线：(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010) 88547595

传 真：(010) 88547592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hishishe.com

印 刷：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70×960 1/16 印张：17 字数：210 千字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愿有人陪我颠沛流离

萧红，一个来自冰城的女子，被鲁迅称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她的很多经典作品，影响了数代人。她的文字充满灵性，美不胜收，凄婉多姿。而这背后，却是一个孤独女子命运悲凉、不得安稳的倾诉，读后不免悲从心来。

萧红是一代“文学洛神”，也是一位拒绝平庸的女性。一生都在追求爱与自由，但心里永远有一片成全不了的碧海蓝天。她是红尘中的孤独女子，没有甜蜜的爱情，更没有幸福的婚姻，到处流浪，四处漂泊，甚至露宿街头，她的生命里充满了寒冷、饥饿和病痛。她的短暂一生，是流离的一生，总被抛弃的一生。她一生漂泊，命运多舛，情路坎坷，英年早逝，她的一生承载了太多的辛酸和苦难。有人说，她的一生便是为了苦难、孤寂而来，也正是苦难和孤寂成就了她的灵魂。

童年时母亲早逝，父亲冷漠，只有祖父对她还好，祖母则是时常用针扎她的手。童年的萧红只有在后花园里才能找寻到另一个世界。后花园不仅是她的乐园，更是她后来创作的源泉，她创作了《呼兰河传》，以及中篇小说《后花园》。在《呼兰河传》里，她写道：“呼兰河这小城里面，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可见，萧红对祖父的感情非同一般。

萧红不仅是童年充满着寂寞荒凉的回忆，成年后在追求情感的路上也屡屡受挫。她一生中出现过五个男人，三次婚姻，两次失子。一个孩子在襁褓中送人，另一个在她生产后夭折。

在战火烽烟中的颠沛流离，两度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生产，害得她产后身体虚弱，最后得了肺病，只活到31岁就与世长辞了。饥饿、贫穷、病痛，这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是生活的变奏，而对于萧红，却更像是人生的主旋律。正因为此，“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才显得弥足珍贵。

萧红曾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因为是女人，所以不幸，想必也是不怎么对的吧。

作为一个弱女子，她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一生追求爱与温暖，即使柔弱也要抗争。萧红在信中写道：“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决定怎么爱、怎么活。这是我要的自由，我的黄金时代。”其传记电影《黄金时代》以此为名。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遭尽冷眼……身先死，不甘，不甘。”1942年1月22日，31岁的萧红在香港受尽病痛折磨，临终时，手书此一句，成为绝笔。

稍纵即逝如昙花般绽放的人生和才情，成为后来者们唏嘘感叹的描摹对象，后期出现了大量感性记录萧红的作品。在她的传世之作中，我们能看到悲伤、愁苦的人们，在贫瘠生活下的挣扎与热切，以及她对美好家乡的无限眷恋悲悯之情。这些真挚的感情，依然在一代又一代中循环上演，也就依然有着作为文学作品的顽强生命力。

本书笔者凭借一支敏感细笔，描摹萧红一生的宏阔，记述了其复杂的情感和飘泊的人生。人的一生不管怎样长途跋涉，或许都有个萧红笔下的“后花园”，那里有故乡、亲人、往事……有让一个人走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目 录

contents

第 一 章	童年，寂寞又欢愉	001
第 二 章	求学保卫战	008
第 三 章	出走，妥协	015
第 四 章	良缘难成	020
第 五 章	青杏的滋味	024
第 六 章	初识三郎	029
第 七 章	爱已倾城	034
第 八 章	一样秋花经苦雨	039
第 九 章	一嘴泥，一嘴草	044
第 十 章	黑暗现实中的两颗明星	052
第 十 一 章	美丽的山岛	061
第 十 二 章	十里洋场春化雨	067
第 十 三 章	姑娘的春天	075
第 十 四 章	情断、梦碎	084

第十五章	潇潇冷雨异国行	091
第十六章	痛失 L. 先生	099
第十七章	白月的当儿	105
第十八章	偏偏不解风情	113
第十九章	各自天涯	119
第二十章	在炮火烽烟中颠沛流离	129
第二十一章	三郎，我们分手吧	141
第二十二章	贫困生活中的温柔幻想	151
第二十三章	端木的新娘	158
第二十四章	山遥路远，一别永诀	165
第二十五章	最后的停泊地	171
第二十六章	秘密飞港	180
第二十七章	是辉煌，亦是终点	188
第二十八章	天涯孤女有人怜	195
第二十九章	去往碧水云天处	203
第三十章	生死相隔不相忘	211
附录 1	萧红作品表	217
附录 2	萧红年表	243
后记		261

第一章

童年，寂寞又欢愉

100多年前的呼兰，是松花江北岸一座并不繁华的小城。城中只有两条大街，一条自南向北，一条从东到西。松花江的支流呼兰河绕城而过，小城由是得名。

1911年的端午，萧红出生在呼兰河畔的一个乡绅之家。那一年，南方革命军的枪声震天动地，却似乎并未惊醒这个远在中国东北角的小城。呼兰河依旧悠悠流淌，小城的日子依旧宁静、保守而荒芜。

萧红本名张乃莹。张家的祖上是山东人，闯关东来到东北，经过一番艰辛，创下了殷实的家业。第四代张维祯继承了张家在呼兰的部分土地和房产，于是带领全家迁到呼兰。由于年过半百仍膝下无子，张维祯遂在族中选定堂侄张廷举作为继子。12岁的张廷举过继到呼兰后继续求学，从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毕业，日后成为黑龙江省教育厅秘书。

1909年，张廷举与同是出自乡绅之家的姜玉兰成婚。两年后，他们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取名乃莹。这个女孩就是日后的女作家萧红。

萧红的童年在呼兰度过，虽然生活在父母身边，但得自父母的眷爱却很有限。5岁那年，胞弟张秀珂出生，从此母亲便很少顾得上她。至于父亲张廷举，是个形容严峻，不苟言笑的男人，对她始终疏远。在幼小的萧红眼里，他总是斜视着自己，威严而高傲，每当从他身边经过，萧红就觉得自己的身上像生了针刺一样。

在一篇自传性的散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中，萧红直言不讳地写道：

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同样地吝啬而又疏远，甚至于无情。

8岁那年，萧红的生母姜玉兰去世，自此父亲的脾气愈发暴躁，甚至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地步。

3个月后，父亲娶回了继母梁亚兰，那时，萧红和弟弟为母亲志哀而缝在鞋面上的白布还未撕去。

在这样的环境里，萧红能得到的唯一温暖来自祖父张维祯。祖父身材高大，喜欢拿着手杖，嘴里含着旱烟管，眼里总是溢满盈盈笑意，亲切而和蔼。萧红回忆道：

等我生下来了，第一个给了祖父无限的欢喜，等我长大了，祖父非常地爱我，使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虽然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色，和祖母用针刺我的手指的这些事，都觉得算不了什么。

性情温厚，待人宽容而善良的祖父，一举一动都给萧红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让她懂得人生除了冰冷和憎恶外，还有温暖和爱。祖父亦给了萧红文学的启蒙，在她心中播下了美的种子。在《呼兰河传》中，萧红记下了自己幼年跟随祖父学诗的片段：

早晨念诗，晚上念诗，半夜醒了也是念诗。念了一阵，念困了再睡去。

祖父教我的有《千家诗》，并没有课本，全凭口头传诵，祖父念一句，我就念一句。

祖父说：

“少小离家老大回……”

我也说：

“少小离家老大回……”

都是些什么字，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只觉得念起来那声音很好听。所以很高兴地跟着喊。我喊的声音，比祖父的声音更大。

我一念起诗来，我家的五间房都可以听见，祖父怕我喊坏了喉咙，常常警告着我说：

“房盖被你抬走了。”

听了这笑话，我略微笑了一会工夫，过不了多久，就又喊起来了。

夜里也是照样地喊，母亲吓唬我，说再喊她要打我。

祖父也说：

“没有你这样念诗的，你这不叫念诗，你这叫乱叫。”

但我觉得这乱叫的习惯不能改，若不让我叫，我念它干什么。每当祖父教我一个新诗，一开头我若听了不好听，我就说：

“不学这个。”

祖父于是就换一个，换一个不好，我还是不要。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这一首诗，我很喜欢，我一念到第二句，“处处闻啼鸟”那处处两字，我就高兴起来了。觉得这首诗，实在是好，真好听“处处”该多好听。

还有一首我更喜欢的：

“重重叠叠上楼台，几度呼童扫不开。

刚被太阳收拾去，又为明月送将来。”

就这“几度呼童扫不开”，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就念成西泠忽通扫不开。

越念越觉得好听，越念越有趣味。

.....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这首诗本来我也很喜欢的，黄梨是很好吃的。经祖父这一讲，说是两个鸟，于是不喜欢了。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这首诗祖父讲了我也不明白，但是我喜欢这首。因为其中有桃花。桃树一开了花不就结桃吗？桃子不是好吃吗？

所以每念完这首诗，我就接着问祖父：

“今年咱们的樱桃树开不开花？”

在萧红的笔下，父亲是一个暴君，母亲也仅仅只是一个不爱她的母亲，但是只要提到祖父，她的笔调就立刻变得温情、柔软。祖父不仅给了她唯一的宠溺和疼爱，亦给了她一所后花园。每当被祖母责骂，萧红就会拉着祖父的手往屋外走，边走边说：“我们后花园里去吧。”

祖父的后花园里，有樱桃树、李子树和大榆树，有如火般热烈绽放的玫瑰，还有各种不知名的草种吐出一串一串的花穗。幼小的萧红在这里捉蝴蝶、追蜻蜓，观看蜜蜂采花粉，跟着祖父铲地、拔草、栽花，学着分辨各种植物。困了，就找个阴凉的地方，把草帽盖在脸上，闭上眼睛睡着了，醒了就再跑，再玩。玩腻了，就去和祖父乱闹一阵，或是在祖父的大草帽上偷偷插上一圈玫瑰花，或是抢过祖父浇菜的水瓢，把水往天上扬，喊着：“下雨了！下雨了！”……

后花园向萧红敞开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没有威压和欺凌，没有

势利和冷漠，只有高远的天，洁白的云，明亮的太阳和自由自在的花草树木。淳美的自然将萧红孕育成一个敏感多思的少女，她率真、任性、无拘无束，她将用她一生的时间去追寻爱与自由，这一切都源自她的祖父与后花园这两样最宝贵的财富。

一年又一年，在祖父和后花园的陪伴下，让荒芜的岁月变得明媚起来。

曾经祖父给萧红讲诗，讲到“少小离家老大回”时，萧红问祖父：“我也要离家的吗？等我胡子白了回来，爷爷你也不认识我了吗？”祖父一听就笑了：“等你老了还有爷爷吗？”看到萧红不开心了，祖父便赶忙搂着她说：“你不离家的，你哪里能够离家呢……”

萧红害怕离开祖父。

她深深记得，每当父亲打了她的时候，她就来到祖父的房里——从黄昏到深夜，看窗外的白雪，如棉絮一样飘着，而暖炉上的水壶盖，则像伴奏的乐器一样振动。

她亦深深记得，祖父常常把布满皱纹的手放在她肩上，而后又抚摸着她的头，温和地说：“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

直到有一天，萧红真的长大了。

后花园里的玫瑰依旧花开满树，但祖父却不在后花园里，他被装进了一个黑黢黢大箱子，一声不响地走了。

那是1929年6月7日，萧红躺在后花园的玫瑰树下，园中依旧飞着蜜蜂和蝴蝶，绿草依旧散发着清馨的气息，一切都还是十年前的样子。十年前，母亲去世了，她仍在园中扑蝴蝶；十年后，祖父去世了，她却一直哭着，用祖父的酒杯饮了酒。——人间的温暖和

爱仿佛都被带走了，她的心像被丝线扎住了一样痛。

躺在玫瑰树下的萧红在心中暗暗发下誓愿：

以后我必须不要家，到广大的人群中去……

可是，她颤抖了，人群中，还会有人像祖父一样疼她吗？

祖父去世了，后花园的花儿也谢了，萧红最终离开了家。然而只有“少小离家”，却没有“老大回”。

童年里，那些虽然缺少父母的爱却不失为无忧无虑的日子，再也不复返了。

第二章

求学保卫战

1920年秋季，呼兰的两所小学开设了女生部，首次招收女学生。这一年萧红9岁，进入了龙王庙小学女生部就读一年级，从此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求知生涯。

小学时代的萧红已然表现出了记忆力好、聪明灵活等优点。她学习勤奋，成绩优异，作文尤其写得好，在文学方面的天赋与才华已然小荷初露。

高小毕业后，萧红希望继续念中学，却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整天都对萧红沉着脸的张廷举，这次也冷冷地说：“上什么中学？上中学在家里上吧！”

张廷举不让萧红上中学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新文化、新思想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更加广泛，身在教育界的张廷举不会不知道中学学堂里的风气，那些学生以追求个性解放为

名，自由恋爱，不服管束，动辄还要从旧家庭出走，这些都是张廷举所无法容忍的。他当然不希望萧红被这些不良习气“教坏”，干出荒唐事来，败坏张家的声誉。

年少的萧红畏惧父亲，但她想要上学的心是坚定的，她开始了对父亲和继母持久战式的反抗。半年多的时间里，继母反复同她吵嘴，父亲也一再责骂她，而她却始终不放弃求学的信念。

一天，父亲又一次无端冲她吼道：“你懒死啦！不要脸的。”萧红难以压抑内心的屈辱，她再也忍受不了这个家庭如机器一般对她的压榨，大声反驳父亲道：“什么叫不要脸呢？谁不要脸！”话一出口，愤怒如火山一样爆裂喷发的张廷举，立即扬起手，将萧红重重地推倒在地。

萧红慢慢从地上爬起来，没有低头，亦没有掉下一滴眼泪。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萧红依旧不忘在文中讽刺她的父亲：

父亲从那时起他感到父亲的尊严是受了一大挫折，也从那时起每天想要恢复他的父权。他想做父亲的更该尊严些，或者加倍的尊严着才能压住子女吧？

就这样一天天与父母僵持着，萧红渐渐病了。她的那些顺利升学的同学写信给她，向她讲述中学里热闹的事，也说些她不明白的功课。读着这些满含欢悦的信，病中的萧红心情愈加焦急。

老祖父心疼孙女，帮她向儿子求情。张廷举无动于衷，坚决不肯让步。亲戚朋友们也来劝说，然而每每提到萧红上学的事，张廷

举都不答话，只是板起脸走到院子里。于是渐渐地，没有人再敢提起这件事了。

夏天过去了，秋天过去了，寒冷的冬天也就要过去了。正值青春年华的萧红在这个阴冷压抑的家里被困了整整三个季节，几乎是在用生命与父母抗争。

1927年秋天，16岁的萧红终于如愿升入了中学。至于她的父母最后为何会妥协，萧红曾在文章里解释道：“那不是什么人帮助我，是我自己向家庭施行的骗术。”而在她留下的所有文字里，却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一“骗术”的具体说明。据说，萧红曾以出家相威胁，张廷举为了维护张家的颜面，才被迫应允。

萧红就读的中学，是哈尔滨的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张廷举之所以把萧红送到这里读书，是因为这是一所为富家女子开设的十分保守的学校，校长孔焕书的思想也极为封建，这正合张廷举的心意。

不过，这所学校里依然有一些思想开放的教员，在他们的教导下，萧红全身心地投入了知识的海洋，如饥似渴地汲取精神的养料。她仿佛一棵曾被家庭的土壤抑制的盆栽，一经回到广袤的大地，就开始欢快地抽枝长叶，焕发出勃勃生机。

美术老师高仰山毕业于上海，他从那里带来了充满活力的现代艺术气息，亦带来了与时俱进的新思潮。萧红在他的感染下，萌发了对绘画的爱。她最爱画的是自然的风景，因为小时候常在祖父的后花园里嬉戏，萧红对自然的美有着敏锐的感悟力，而用画笔勾勒描摹纯美的自然，仿佛也让萧红的心变得更加纯净安宁。在艺术的